

# 《道德經》筆札

上課地點：大鑑禪堂，二〇一九年七月廿六日

## 第十五堂課

（聆聽《道德經》弘法第 15 堂，二〇〇八年七月十八日授課錄音）

梁寒衣老師撰筆

### 第十五堂課之一

#### ◎〔法弓集〕

——法的弓箭，透破無明鎧甲。

#### ◎轉識成智

——「轉識成智」意即將我們「意識」所及的範疇，全部轉為「智慧」——也就是將六根六識，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唇、舌根、身體、心意……日常一切經驗、凡所觸及的萬事、萬物、萬象，不管正面或負面，痛苦、甜蜜、辛辣或嗆烈……無論是何種情境、滋味，一盡轉化、轉成對生命的智慧，對自我和其他生命的智觀和認知——其重點即是「保持空靜，不滲雜愛、憎情識地轉」（禪宗道「若於轉處不留情」；《華嚴經》則謂「以佛智慧而修習」）。認為，所謂「修行」，終其一生便在「轉」這個智慧（依此智慧則自然將生起愛慈與寬赦），愈轉愈多，愈消融愈多……而這樣一種「轉一盡垢斑，皆為一切覺慧」，及至智慧圓滿、了無遮蔽的狀態，即稱為「大圓鏡智」，它是唯佛始能完滿具現的。

意即，面對一種痛苦，一種糾結、困頓、愁惱……我們所不願意的各種「生死情境」，諦觀、審察而轉——所謂「生死」並不單指活著和死亡，那太粗了！就內觀上，更細微的定義是，一個呼吸的生起到循環的結束，便已經是「生死」了；一個課堂的開始到下課，也即是一個「生死」完成了；告別一個人，無論是哪一種友誼或情感……或離開一個公司、職場、團體，它便已意謂著某種層次，某種狀態，或精神、心靈的死亡了——你如何告別，如何面對這種痛苦、這種失落、消亡，這就看修行！這就是行者的刃口和檢證，也是其品格所在。告別，並不奇怪，唯因我們的日常本便存在著各種大大小小的生死和生滅，的確是「滿目是生死」！但一名好的修行者便能用比較高的智慧和善憫，比較安忍與柔和

的方式去對待別人和自己，去處理完自身感到痛烈，或難以咀嚼、下嚥的一個「生死」——無論所消亡、剝奪的，究底是精神抑或肉身，或雙向雙具？

所以，「轉識成智」當然在無限地生死中轉！——在各類各樣、無限的生滅去來、種種經驗、情境中轉；無論何其難以接受，何其難以挨度、煎迫，但就是「寧定而轉」，將所接觸的塊面、情境消化為智慧。

- 昨日，自閉關中心歸來，一到門口，即駭了一跳，緣於見到對面的院子大大小小的樹木全皆伐倒，一片屍體淤積！一念的震驚是必然，在於全無預警：於我離開之際，所有的樹木仍寂靜、滄碧的生長；如今突然之間便屍骸橫斜、沒有一株倖存！——誤以為對面的園子僅是一片荒蕪的公有領地，多年多年來，為之種了桂花、山茶……等種種美麗的樹祇，還有兩株高曠的油桐木——那油桐是桐雪下得白盛時，於樹下撿回的種芽。我如此種下了，看著它彳亍抽長，十餘個寒暑，直到抽拔至窗口，日日醒時，對面打著招呼。於此闌寂的居止，可以說，與諸佛的相處較之於人類更多些，與植木的相處也較之於人類更多些。

如此，猝然之間，宛若一群相依十餘年的朋友，剎那齊齊腰斬，曝屍荒岸於眼前。也直是狼籍殘骸、「滿目是生死」！然而，也僅是幾分鐘而已，瞬間了解，種在他人心田上的，不穩妥！——十餘個春秋，那麼小的種芽，山中守候著，等著它一寸寸緩緩抽長，及至高拔，且為行將到來的花汛而欣喜。可惜，他人的心田，他家的土地畢竟由不得我！地主一來，心不相應，他不要！幾分鐘內便刨剷的精光。而十餘年於教法中的播種、栽培、長養亦然，剎那無常異變、心靈翻覆，便可「行殺」，且殺得片甲不留！

人類的心田也如此，一念愛憎、嗔慢，則所有一切俱翻轉和翻覆（這是凡夫心的「轉智成識」了！），因此，菩薩行者必須了知返歸自性，力墾、力創自體心田，至於他者，該盡心種的仍盡心種，該落的種子仍繼續落，只是要識得「撒手」——該撒手時，則須放曠、放手。

五祖法演的「山前一片閑田地，叉手叮嚀問祖翁，幾回賣來還自買，為憐松竹引清風」須牢牢參記於心，反觀：我們當真有認取、收回、買下了一己性田嗎？還是始終賣來賣去、奔來走去，始終不住地期待著他者

——期待著父母、長輩，期待著丈夫妻子朋友，期待著兒女，甚或孫子……期待了所有人，只是未曾期待你自己——你並不肯回歸自體與自心——而問題種在他人心田的總是不穩妥的，總由他家作主。生命畢竟是他的，心也是他的，也終有各自的追隨與抉擇。倘緣起善好，或可開花、茁長，倘緣起逆惡，則十年、廿年的心血也照樣屍骸淤積。

——朗上座參叩，道：「滿目是生死。」

雪峯禪師云：「滿目是什摩？」上座便大悟。

這個公案便是對治此「滿目生死」的利器，須常提、常捻、常參。唯因「無」！生死本空，當下即頓掃一切。

——即使不用「禪」，僅用「教」，僅用少量的教法，使之薰習成熟，也將有利於清明與安恬。比如「四念處」，其中的「觀法無我」，上述的案例，明顯地即是「法無我」，萬法無我，非我所能主宰、支配：無論如何傾心盡力，皆屬於「因緣」，而因緣是「無我」的，基於「因緣生、因緣滅」，全不由人左右。

換句話說，倘然預先得知那人即將砍樹，我或來得及將這些「綠色的友人們」雇人移走。可惜那人並不打算預先溝通或昭告，亦不打算珍惜色色樹祇，他只是別有計劃而已。於此無常，乃至現實其餘諸多的無常變局……佛弟子除卻高喊自己「業力很大」，自怨自艾外，是否還能起用起教觀呢？能昇起「諸法無我」、「因緣生、因緣滅」而自調伏？

就禪宗，因緣非第一義。基於「破本參」之際，宇宙萬象頓空，連因緣都是虛設的。談因緣，談「有這個因，有這個緣」皆已是針對這世界的「存有」而施設了，但就「漸」修，卻是通往滅苦，逼近「空性智慧」的解脫之鑰。

——關鍵在於能否將一個教觀、禪案深刻、細緻地咀嚼成熟。當代台灣不適合修行的原因，基於凡事皆貪求激速、講究效率，愈多愈好、愈快愈好，乃至於教法的態度，也期望以最快的速度吞噬下一切。但吞得如此之快，

宛若一部片子快速地拉馳過去，根本未曾定格下來，好好觀賞那張影片、那個鏡頭的細節、風景；如是迅速「拉」過一千張影片，卻等於「零」！直不如好好凝視完一張，真的吸收到它的精華。

這是為什麼反覆強調，如澆水一般，不能「撲」的整片花園快速拉馳過去，只澆到表皮表面（或根本沒澆到），如此並沒有辦法解除生命真實的枯渴、燒惱。必須將水——即使是極少量的水，固定了，慢下心來先澆一小塊；待那一小塊全然濕透後，再耐心澆灌第二塊；於教法的攝受亦如此，必須反覆記誦、薰習、演煉，直到熟透，才可放過，再開展另一個。但問題在於現代人之於知識近乎貪婪的掠取和擴張，彷彿一定要迅速地拿很多、得很多，才覺得是在成長；由於吞得太快，消化、消融皆不足，於是便形成恍如觀影一千張，可惜一千張均是模糊跳動、激速閃過的，也皆為失焦、失憶的影片。

這是個早已反反覆覆解釋過多回的教觀，麻煩地是，同學們仍一次次地提出相同的問題，說明的是，教法並未澆灌、滲入，亦未能久佇、思惟。它瞬間漏忘、流失……由於忘失，又再度捲土重來。

◎提問：「世間法」和「出世法」有衝突的時候，該用哪一個？選擇哪一個？

——「世法」與「出世法」的衝突，彷彿只要活著修行，每日都會面對此狀態——即面對事件、人情，究底要用出世的、一個修法的「菩薩道者的心」？還是用「凡夫心」依社會、現實的知見軌轍來運作？過去山中修行，原以為它根本不是問題（在於所謂修行，本便以「如來知見」為準則），最終發現四眾弟子，無論在家、出家，男眾、女眾，皆困擾、拔河在此中，不止初機如此，有人更是活到老、拔到老，花一輩子的光陰在拉鋸。——它是奇怪、卻令佛子徬徨、淤塞一生的問題，答案簡單，當然是以「出世法」來調「世法」，以「如來知見、如來眼目」導引世俗知見與情意，這是了無疑義、根本沒有選擇的！——在於我們不是本來就生活於「世間法」裡頭嗎？逝往活過的三、四、五十年，不是始終一直浸泡在這裡嗎？之所以跑來「學佛」、學「出世法」，不正是由於世間法所產生的磨難、煩惱，我們感知了它的侷限、遮蔽、與狹囚，因

於生命「卡」住，燒痛、悶惱，而前來追尋、解惑的嗎？

——唯其感知「世法」的不足，所以前來學「出世法」，希望借如來法教調整自己的生命，那麼又為何一衝突起來，便回歸世法？那不是停在原點、「原封不動」嗎？——行者直須反問，為何坐在教室？薰習如來法教，或道家、禪宗、顯/密……的目的是為了什麼？倘目標明確，是為「了生死」，或為「轉識成智」，拓大生命更浩廣的智慧和慈仁，那麼，無疑地，便僅能延著如來智見的標綫行走，依「出世法」為準則，來調攝世間法，調攝凡夫習氣與異見。

——不該卡住而卡住。且此卡住恍然發生於每一天、每一刻，尤其在面對現實所有人事傾軋和紛擾的時候，我們總是不斷問著自己：究底佛法有何意義？須不須當個好佛弟子？要不要隨順世界、世情、世態？如此會不會更容易存活？更容易成為一名勝利者、出拔者？倘然老實依佛法，會不會吃虧？成為一名輸家？乃至離世太遠，邊緣化、邊陲化，抖落在現實後頭？……

類似如此的掙扎與征戰反覆迴繞於修道的旅程中。倘佛弟子每週聽法二小時，一旦離開法堂，則返歸舊有倉儲，用原有於世法中本已累積的心態和情緒、意識和思想作反應，如此，生命將無能翻轉，教法也將難以增勝、增明。——狀況恰如一個人燒飯，每燒三、五分鐘，水尚未滾，便關掉。……而後隔了一周，想起來了，又跑來燒三五分鐘，又關熄。如此飯（那個「梵」，所謂「梵行」也一樣！）當然永燒不熟。——這是為什麼修行難以成就，也宛如浮萍般、難以紮根之因。唯因其基礎的根部仍是「世間法」，真正龐大根深、難以摧折的，仍是「無明之樹」，倘然我們仍不斷用世間法去運作、去鞏固、澆灌的話。相較之下，所滴的那幾滴雨——如來法教的雨，自然無能涼寂那座我們坐慣的、燒熱的（且尚不住加柴、添薪的）三界火宅的爐子。緣於我們運用的，仍是「火鍋助燃」的原理（那個熱烈燒燃的貪嗔癡，仍認同、強化日常制式循環的反應和框架，以及習性、情意和思惟……），而非「涅槃熄火」、「聖智聖教」的原理。

——如來法教無非僅是調整心、行的「調音器」而已。之所以聽課，不就是為了改變我們的思考模式嗎？之所以注入別異世相世俗的如來教法，不

就是為調御、整頓自我的心靈、行事嗎？倘一遇問題、一有繁難，就反彈回原來、慣習的模式，而摒除此調音器，那麼又為何蒐羅此調音器呢？如此無論聽經十部、二十部，它都是沒用的，僅是架上多擺了幾付調音器而已，唯有慰安、裝飾性的效果。狀況正好像一個人假裝上教堂，我們亦可能跑來跑去，假裝是一名很乖、很好的佛弟子，問題是，一碰見事物，一遇見衝突、抉擇，所採行、運作的模式，其思考、情意、反應、行為……奔湧而出的，又全都是世間法，如此，又如何期願教法能紮根、長養？唯因所餵的，一向是「無明樹」而非「如來智樹」啊！——雖然，總比從不上教堂，亦從不聽經、聞法的，更近乎一名佛弟子，也總算落了一點出世的善根、善種。但就修法而言，即仍處於「不信」、「疑信」或「淺信」的狀態，不是處於下墮，便是停頓、停滯——倘永永僅是世心世相濃烈，且永取擇世間世俗的話。

——作為一名佛弟子，必須有的清楚認知是：**一定會掙扎**。期待沒有掙扎，那是妄想！然，其掙扎、交戰的最後原點，必須回歸法教，依如來智眼為前導。合「理」的程序是，每一次痛快、淋漓地拉拔、撕扯過——跟所有自、他的人性的，以及周圍的世界、氛圍（在於，那裡將存在明顯的價值、行事、取捨的衝突）……拔河過，思考過，決戰過，也磨礪過（乃或經驗一些打擊，或受傷、折挫的感覺），之後站定回來，回到教觀，依如來智決，而繼續前行。這是達摩的「稱法行」，即「合於法」，「以如來法教為量尺」。如此，便有機會「如土長苗」：從「不信」、「疑信」、「淺信」，前進至「深信」、「定信」，乃正向如來，正向增長，正向法道的途軌。

相反地，若每交戰一次，即連根拔起一次；或連看也未看，便「與之俱去」，即連懷疑、檢視也未曾！……則是一個滑墮的狀態。「內觀」與「禪定」的重要便在於此，它將有助於站定腳步，澄清、認知、檢擇一己。

——佛法只為洗磨、淘濾自我。若完全只用世法，那就是走退墮、走回頭路了！……就只回到原來不修的那個點——如此，又為何花多年的時間、辛苦坐在法堂？因此，建立「出離心」與「決定心」是必然！入門之前，就必須釐清，世間法究底帶給自我什麼好處或壞處？其始終戀棧、繫鎖、

綫役的是什麼？而今日坐在法堂的目的、理由又為了什麼？之於如來法教、或老莊哲學的期待究底是些什麼？……當然，在未能建立禪坐、內觀之前，文字亦不失為整理生命的方法——不妨寫寫自傳，或條列式地記錄下一己向所行來的足跡和腳步……將一個個足跡和腳步，皆回顧、凝視清楚，便將能更晰明地掌握下一階段地開展。不能一味永遠往前「衝」、往前「抓」！所有跑過的綫段與足痕皆恍若亂馬跑過、繽紛交駁……連自己也無法釐清、無法明白自己要什麼、為什麼？如此混亂、盲目、基點不明的修學，自然易於形成空轉。

——狠狠地、定下心來，作徹底地爬梳、整理。理解過去的經驗、成長裡，自己的特質、性格是什麼？所增勝、超勝的部份在哪裡？所匱乏、缺失、其最大的弊病、最深的瓶頸、最創痛的部份、最大的恐懼、憤怒、與懷憂……又是什麼？……如此，將「向所行來的蕭瑟處」，乃至「得意處」皆凝看、整頓清楚——看一看這箇「我」，到底是怎樣的我！我對自己到底有什麼不滿？到底要「突破」什麼？想幹什麼？究底在追尋什麼？又「欠」什麼？所祈願的「自我圖像」又是什麼樣？……不是由於台上此人拿著鞭子，請各位「了生死」而迫促著前進，它是遠遠不夠的，生命必須是自覺的。出諸本體，來自自覺選擇、自覺追尋與自由意志的，將有所不同！此時，鞭子將在一己手上，無論在何處、他人見與不見，皆將揮鞭前進，走向刪修、澄明之道。

——「從外入者不是家珍」——從修學的發軔便是這樣，倘是由善知識用各種方法、各種情感、各種利害、各個狀態去「攏絡」、「誘拐」大眾修法，必有其一定的期限與局限。一旦掣牛的繩索繃斷（不管是軟繩或硬繩），牛便自行走著牠蠻莽的道路；然，若來自於自覺的閃光，自我內在的需要，以及出諸本體的意願，那麼行者的「金剛心」，他所下的力道，以及智慧光芒的開鑿就可以深入而穩定，即逢逆挫、摧折也無法扼抑、禁制。由是遭遇世法和出世法間的無限衝突、無量折磨與矛盾之時（唯因一定會有！比如你周圍的人，父母、親眷、朋友、或所親所愛根本不相信或嘲弄、唾棄這套價值觀……）亦將更能堅拄、把定自己。你將深惟業已整理過的原點，了知過去的思惟、情意，以及教法所帶來的利益……從而清楚凝視到，教法於自生命中是正面或負面？是助益或傷害？是寧靜或動亂？……一旦清楚對比、凝看過自身成長的軌跡，則不

容易導致恨悔或退墮。同時，在堅持的時候，也將晰明為什麼而堅持？它並不是人云亦云、烏合之眾的盲信與堅持，而是「你選擇、你作主、你認證」，依「智擇」而來——而這就是所謂的「決定心」、「決定志」。

——於教法，台上此人用生命頂戴，有一個真正深刻的原因是，教法是這世間上，山中所相逢過的最美麗和無限的東西，我沒有辦法用其他的情感來替代、取代它。一生中由書房中的詩人、哲人、文學家、思想家、藝術家……長養，徧觀內、外思哲思潮，的確認為，無論有多少種人類的情感思想，無論如何千姿萬態、奇花異卉，其所帶來的之於整個生命的覺醒和啟悟，絕不可能超越教法。若無教法，一己根本無法存在此處與各位對話。由斯它卓然是自體生命之中最美麗和最澎湃的，也是人類的眼光所以能夠照耀的、至無上的象限和境界。如來與祖師，那便是此生所眺望過的最極致的容顏，所願意永永一生比肩、對坐的。一旦狀態變得確定，則不是遭逢多少災難、創裂，幾回生死悠悠的問題！虛雲老和尚道：「受盡九磨十難，了知世事無常；坐閱五帝四朝，不覺滄桑幾度」——那之中的「不動儼然」，有著滄桑幾度、世事無常所無能移異、取代、變毀的東西！——而那個，是行者自己必須去追尋，自己去驗證，而後教法的內涵與重量，它的光芒始能對你形成意義；而「意義」一向是人用心去相印、去對待、去印證、作證出來的。

## ◎洗茶杯的方法

——如所一再提撕，所有教法，其實便是「洗茶杯的方法」，所謂「茶杯」，即指「心靈的器皿」（即「心器」）。一部部的經，不同系統的教典，可能只是告訴大眾如何「洗茶杯」——不管我們稱為「淨土宗」、「天台宗」、「華嚴宗」，或是老子、莊子，或儒家，也只是「洗」到不同層次、功夫而已——而事實上一個人並不須精通一百、一千、一萬種洗茶杯的方法，你才能廁清、浣淨一只茶杯——要害往往在於只聽教法、而不去洗，更不要說「不洗」本就是我們原來的狀況——我們與生俱來最原始的狀況，本就是世間、世俗法的狀況，我們本便浸泡在那裡，根深蒂固。

我們之所以來聆聽教法，不就是為了瞭解洗茶杯的方法？自然，於運作

的時候，不是該依「教法」、循其節奏、次第來洗嗎？怎麼會又用世間世俗呢？世間法就是晦昧「不洗」的狀態啊！

強調「一門深入」之因，基於學者僅須掌握一宗，一門，好好精研、深入，確定性地去清洗，確定性地於生命裡頭觀修、執行、使用教法，自然能依其功行，不多不少，廁清到相應的程度。此中，當然跟「自我」會有衝突，有掙扎、拉鋸——緣於我們的「自我」，並不喜歡被「逆」、被「剝」，被掃盪、拔除。我們龐巨的「自我」更悅樂於隨順一己情緒、習性，順著已熟成、慣習的愛染、貪欲、憍慢、癡愚……想爆發便爆發、想譏評便譏評！……順著自我情識，只如一隻貓一般，只喜歡順著被撫摸毛髮，而不是「逆」！——但，修法，卻一定會「逆」，須「逆向運作」，逆「無明瀑流」（見流，欲流，有流，無明流）。然，就凡夫，順「貪嗔癡」最快！最適意！——若果真要降服貪嗔癡，要克制它，拗它，則得一定須「逆」一己原來的習性、情意。

所謂「聖道」修習，本來就是順如來智流，而逆無明流。

## 第十五堂課之二

### ◎〈第十九章〉

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絕巧棄智，盜賊無有。此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：見素抱樸，少思寡欲。

——承續前兩章剖明智巧智用的大弊後，本章的主旨為「無用之大用」：須揚棄中、下游「聖」與「智」所鋪設出、繁衍出的無盡對治和濁亂，而回歸上游、本源，復歸原本的大道。因此，不能只誦「絕聖棄智」，必須看到他「見素抱樸」，但莫染污的主張。唯因若本源是廁清、不染污的，又何須中、下游「對治垃圾的一千種或一萬、十萬種方法、守則」呢？

### ◎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。

——這三段連續性地、乍看極端的語句很易於被視為老子的「愚民政策」或「反智主義」，然，不是的，老子要強調的是，「道」在上源、上層，而立法制法的聖人法人在中、下端；不斷於下方一直做、一直對治、一直防堵的結果，則愈對治，愈可怕，愈極限，愈是激流拍搗……人類的智狡和奸滑，也愈提昇地愈來愈凌厲、遙遠、愈是難以回歸。老子之所以使用如此強烈的論述，並不當真叫人將現存的聖者、儒家的倫理全部廢除，而是使人「逼視」此慣行法制上的問題與弊害（儒家視「仁義禮智信」為極則，而老子則標明，它們並非極則，極則更在「向上一路」、本源自性。必須徹底揚棄中下端的標竿，力行回歸生命的本源和本性。「但得本，不愁末」——把掌此本源，則仁愛天然，孝慈天然，不刻意做，則自然如是）。

狀況正如鐘擺一直往左傾斜得厲害，所以老子用力往右一拉，除斷、遮止它向左慣習的傾斜，目的正是要回到「中道實相」的標準。不是只集中在看「仁義禮智信」，枷鎖在此框架、機制中，而是抬眼凝看一己本有的、更大、更無垠、飽涵的部份——此本然的性地、性田。因此本章應視為老子的「復性」論、「絕聖棄智」的目的，乃為返歸本地純真。

——〈憨山註〉認為，莊子的〈馬蹄〉與〈胠篋〉二篇，最足以揭揚本章的意旨。

• 之一，〈馬蹄〉

——人人皆說「伯樂識千里馬」，而莊子的立論卻是「伯樂害千里馬」：伯樂框架、奴役、虐待、牢籠了千里馬。唯因馬的本性本是自由自在、任性遨遊的，其天性本不是要為人而活著。然，自從有了「伯樂」之後，此人便將馬拘鎖於槽廄中，剔除牠的鬣髮、蹄甲，開始鞭打、驅役、饑餓、奴化牠，為馬配上馬鞍、馬勒、各種韁繩轡飾……馬的生命便變得恨不自由、自主了！由是，經過層層的鑄鍛，層層的戕殺與淘濾後，最末，所陶鑄出來的一匹極致精英的「馬中馬」，那所謂的「千里馬」，也無非僅是最適合人類領導統馭的「座騎」而已，與一匹馬真正的本性根本拉搭不了關係——馬的天性本合該奔跑於高山原野，渴了飲水，餓了嚙草，無束地釋放著本然的奔放和美麗，牠為什麼要為人而活，受人的拘繫與鞭韉呢？

同時，馬的本性原自簡單，未有伯樂之前，馬呢，一高興，也無非兩頸相交，磨著對方的臉親親、摩來摩去、碰來碰去；一發怒，便背後身去、踹踹、踢踢而已；狀態、姿勢，明朗而簡單！一旦有了伯樂，在馬的脖子上繫上頸套，於馬的口中塞上馬勒，強加上鞍套與轡飾……而不斷地揮鞭捶打、擊役，馬的情性即變得暴烈、乖張了！再不復只是原先單純的幾種招式：在於，弄上一個口嚼子在牠嘴裡，牠便開始知道怎麼用牙齒去磨、去咬、去嚙，挽拉韁繩，牠便會知道怎麼斜著眼睛去睥睨、瞪視別人……其餘千招百式的反撲動作也延展而出。

意思是，馬的天性（其天然明性，此智慧），為他越逼，則也相對地提高、開鑿，知道用各種方法、姿勢去叛逆，去脫逃，去反制、反抗。因此，此處基礎的概念是：聖人製作禮樂、斗秤、仁義等亦然，人的心智本然單純、簡淨、質樸，但，一旦創想、製造了種種框架、形式後，為了解放和逍遙，則其心智反「與之並進」，被激發地更極限、犀銳，而整體生命、社會情境也相對地更暴烈、更洶湧、更無所不用其極（即暴力升級、手段升級、顛覆升級、代價升

級……)。

所以〈馬蹄〉的主題為：伯樂害千里馬。世無伯樂，馬的生命情性肯定是獨屬於牠自己，自作得了主，是奔放、自由的，縱或野性，卻自在活潑、俯仰自得、安閑自適。而最末，經由不斷地扭曲與臣服，牠變成只是適合上層領導駕馭、某種程度的奴性與奴隸——一名非常聰敏的、好的奴才！擅長靈俐奔馳、也擅長察言觀色。牠的體能、體態皆為一等等，而慧解、智能也被逼迫得高越，完全只看主人的眼神，偵察他的瞬目揚眉。與此同時，牠的本性中的暴烈暴惡，宿昔於簡單的生活所未曾有過的負面負質，一切性格中的陰暗潛能，也統統被逼撈地傾巢而出。牠成了會陪著人類去偷盜、姦淫、擄掠、屠戮的馬。依此類推，聖人所施設的種種領導統御，也無非如此。

——同理，於下篇〈胠篋〉也作了類似比喻：即如我們發現的射鳥的器械愈多，愈是五花八門、弓弩槍戈，天上的群鳥則混亂失諧，然，若只是淳樸的彈弓，則節奏自然，鳥仍悠然諧美。捕魚、補獸亦然，當智巧用得愈多，各類器具發明得愈奸巧、奸險，魚也變得更聰利、機敏，而於水中形成混亂的拍搗。而森林中的捕獸器用得愈是淋漓盡致，野獸則不復安穩，愈是激狂、憤戾。而聖人的體制亦然，造作各種法則、規範，權衡、量尺的結果——比如璽印，君王有君王的璽印，各類大小將領、官僚也各自有他的璽印、符令，然，製作契約就有人仿冒契約，到最後，創製玉璽，就有人不擇手段「挾天子以令諸侯」：蓋得仍是具足君王威權的名文大印，背底卻是刀口下扭曲，裹脅的君王。

## • 之二，〈胠篋〉

——〈胠篋〉則更進一步地延續〈馬蹄〉，詮釋中古聖人所創建的倫理體系「聖，智，仁，義，勇」地危險濫用，標刻出「大盜竊國」、「盜亦有道」此集體挪移，濫用後的影響。

——「胠」，即從旁打開。「篋」，即箱子。「胠篋」指撬開箱子的盜賊，也即「偷竊」之意。它的主要概念是，當人們為了防止盜賊，

所依倚的必是鞏固法則，其作為是：買一只非常牢靠的箱子，加門，固繩，再打製一把上好的鐵鎖、安全鎖。一旦大盜來臨，掄起箱子便跑，還同你一樣，擔心你的箱子不牢靠、繩結、鐵鎖不穩妥！——你先所作的防盜措施越嚴密、穩妥，盜賊偷起來也便更完滿、安穩（意思是，萬一箱子破破爛爛，繩結、鎖頭不牢固，賊還當真得擔心，偷盜一半，東西掉得滿地）。由是「竊鈎者誅，竊國者為諸侯」（偷竊腰帶鈎等細小、不值錢之物的受到誅戮、權謀、征戮，偷竊人國、人土的反受封為諸侯），以是聖人所製作的各種「禮樂斗衡、仁義禮智」等等「防範人民即如防盜一般」的制度、措施，之於真正的「大盜」根本無用——「大盜竊國」，當他竊據國土之時，仍照樣依「聖，智，仁，義，勇」來治國，來領導統御、作層層的保固和防鎖，人民也皆服膺此一體系、法則。愈鞏固、牢鎖，他便愈安穩、無憂；準此，此規章體制，即如前述的安全鎖套般，最終，反利益了此竊國的大賊。

換句話說，儒聖所創製的層層序序、領導管理的法則、機制直是方便了任何一名統治者，只要你竊得夠善巧、機智，當你竊據一座國家、變成君主，人民、人臣也照樣忠員於你，照樣「仁義禮智信」去了！由是也照樣可以循著體制地去竊國、盜國，也可依此「坐穩」和「維穩」國土和人民。比如當曹丕篡漢，便仿堯舜的「禪讓制度」，建立「封禪台」，假仁假義、循序有禮的「演出」一番。及至司馬家篡魏，也一樣「貓哭耗子」、建立「封禪台」如禮行儀泡製一齣。而江山維穩、血跡擦滅，照樣行的是聖人體制的「教忠、教孝、教仁、教禮……」等防固、保全策略。即王莽的篡漢亦如此，從頭到尾都看煞「大義當前」，戴著一副「假仁、假義」鍍得十分彪炳、莊嚴的金面具。以是文中會冒出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等極端嚴峻的批判語句。

——茲引一段「盜亦有道」的原文，以說明此聖智機制於正/邪，黑/白，善/惡兩道的援引和役用：

摘自莊子〈胠篋〉

故跖之徒問於跖曰：「盜亦有盜乎？」

跖曰：「何適而無有道邪？夫妄意室中之藏，聖也；入先，勇也；出後，義也；知可否，知也；分均，仁也。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，天下未之有也。」

——「盜跖」，即古來著名的大盜。此段大意是，盜跖的徒眾，請教盜跖道：「強盜也有他的『道』——有他的徑途和軌則嗎？」

盜跖回答：「怎麼可以沒有『道』呢？哪有一種東西是沒有道的？——要去哪裡？做什麼？怎麼做？怎可能沒有一個運作的軌則呢？」

比如，能憑空猜測室中有沒有寶藏、值不值得此風險，即是「聖明」；進入時，領眾的須一馬當先，即叫作「勇」；出去時，最末殿後，讓同伙皆先安全離去，便叫「義氣」；能精準判斷能不能幹，能幹就幹，不能幹就要喊停，這就是「智慧」；事成後，分配得公平公允，即為「仁愛」（一體平等，了無偷斤減兩、差別對待）——不具有此聖道『聖，勇，義，智，仁』的五個準則，而妄想成為大盜，是決不可能、不成立的！

依此，聖人的法制軌轍，也無非僅是為大盜作準備而已。基於，任何一個結構體系皆須依「聖，智，仁，義，勇」作為支撐、維穩，即黑道、黑社會也不例外。比如，犯事、懦弱、先逃，怎可能當大哥、頭領呢？被抓住，不供出同伙是誰，即是「義理」；倘若行事不能公平、公正，即此一個盜賊窩也將會形成解體……因此，連有組織的集體作惡、犯罪，也需聖人的法則以便建構、恒續。

——文章的歸結是：正因世間總是「善人少，不善人多」，由聖人的鞏固、防禦法則，最終「弊多利少」唯是利益惡人、利益大盜的利器與體系（此處談到「聖智的曲扭濫用」——即究竟誰在使用聖者的問題？但癥結是，究底誰能來判定世間善/惡人的比例和多寡？）。如是，莫如回歸先民的淳然、素樸，例如未有「聖制」斗秤、璽印之前的「以物易物」吧，乍看拙稚粗率、極不文明，但你砍柴下山，

換我的米糧、豆子，兩人盤估、議論一下，看看是否該更添上兩、三根柴，或更加一、兩杓豆子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便可以。如此你情我願，你淘米下鍋，而我昇火煮飯。一旦有了斗秤，反而秤頭上工夫、手腳不少，種種偷斤減兩，欺騙、詐盜反層出不窮、雪崩滾滾……。如前所述，所有的「制度」，皆有「反制」的手段。

——依此，第一則〈馬蹄〉敘述了「聖者」和「聖制」的反撲和反挫，它可能無限制地開鑿人性、物性更黑暗、更極端的部份，使生命的智慧智巧、心機和詭詐，一切負質負面更推向極限與暴烈。第二則〈胠篋〉則解釋了聖智的平行挪移和濫用，以及究底是誰有運用聖者的問題。

總之，網、施設得愈多，則突破網的技巧則愈厲害、高明，即天羅地網，也必有人能透網鑽出，如此便不難導歸出為什麼「絕聖棄智，民利百倍」——不是應該拋棄此無用的智慧嗎？它看來「利少弊多」，僅是激發人性更高的惡，更極端、負質的勢力與傾向。莫如取消此聖智、法則，取消此極端下墜、傾斜的文明跡路，返歸本然素樸安和，回歸「道」的原點。

——須知，「破/立」有「破/立」的原則：要推倒一支柱子，總得了解此柱子的優、缺點，以及它之所以建構、成立的原因。要「忘世」，便得先「入世」、「明世」，知道世間是箇什麼，才能了知如何「忘」。要出離，便也得先弄清泥沼、坑窪的樣子，它的構成與牽引，否則，又憑什麼出離？憑什麼認為架構一座橋樑去出離它的坑陷與火網？——因此，此「道次第」是晰明的，是「儒→道→釋」一層更勝一層地上昇與圓皎。①原則上必須走過、修過儒家，完全行使、瞭解過儒家，經驗過其痛感、支配、縛綁與執取，才向道、佛的解脫道斬決行進。②就「漸門」而言，其修持的基點，也是憨山所標刻的「不知春秋，不能涉世。不知老莊，不能忘世。不參禪，不能出世。」老莊僅是清明諦觀到中古儒聖的體制之於人性的框架、縛束、與弊病，而要求「向上一路」地解放：向本源處安頓與回歸——這即是「見素抱樸」的真義。

——就當代，倘然一個人連儒家基礎的素養「敬事而信」（保持誠信，嚴謹、尊敬的成辦一切事務）都不能、不行，又如何叫他抵達老子式的連「信」

都不立，而無不誠信、無不一體晶滢的標準呢？由是，「向上游行去」意謂著行者必須通過中游、「中古聖者」的標綫。這是老實漢子踏地行走的方法。

也是為什麼明代蕩益大師首先參禪，其後回歸教、律，最後索性註起四書，正因看穿了虛踏虛步的危險和顛蹶。

老莊只是告訴你，不能老在中段、下游做，它決不是「海晏河清」之道，必須回歸上端、源頭本身。源頭不遺失，不偏差，則什麼問題也沒有。哪有如許多千奇百怪治河的手段與規矩，攪得洪流滾滾，激濤險峻。

——準此，「民利百倍」，並非指「物質的勝利」，不是「賺更多的錢」，也不是更高的「經濟利益」，而是整體生命、整體人民將獲得更高的利益與情質（就現代用語或稱為「幸福指數」；緣於社會、文化情境可能更和諧、優美，更自然淳善、安和安恬。這個「利」，更傾向於「唯心」的、「生命情境」的，指的是整個生命覺受，心魂、精神的狀態，自然環境、社會文化再無如許多的激湍暗流、陰面負質，如許多人為的假面、機心，如許多的詐欺、傷害和恐怖。於澄靜的明湖中行船和於洶湧激切的濁流、伏流或激流中行駛，自然是「利多」的，是更安頓安閑的。

## ◎絕仁棄義，民復孝慈。

——復歸本源，則所用的，即是天生的純孝、純慈了，再也不是透過人為強制地規範、制約——即你不「盡哀」，不依章則作出我理想中的「孝子」形象，我就用整體社會的力量來唾棄你、打壓你、驅逐你！而是真正、誠懇地「哀」了！緣於父母慈愛，子女的孝順與哀思自是真情流露、自然而真誠的。故老子要回復的是原來「真誠的本然」。如前章已解釋的「虎狼，仁也」，即虎狼也有天生的愛慈之心，是不會侵吞、噬殺子女的，倘人性不是基於慾望與激流的高度扭曲，於其本然的天性狀況，則不可能於己血親肆行如斯的毒惡、殺掠或欽奪。則孝慈天然，它是本然初心的自然反應，一切卵生、胎生莫不如此（倘若不信，不妨看看「動物頻道」，看看哪一種動物是如人類般傾斜，如此居心險仄，操作至極限極端的）。

## ◎絕巧棄智，盜賊無有。

——它分為兩個層次、面向：

- 首先，會令人升起盜賊之念的，大抵皆為「巧智」所開鑿、創想、研發、雕砌出的東西，比如古董、名畫、名器名品……等大師級的、價值連城、珍奇巧智巧藝的作品。倘然不去重視這些色色目目、金雕銀塗、各類智巧智藝所幻設、投構出來事物的話，我們到底要偷什麼？偷你家木碗？我家也有；偷你的民用藍花瓷碟？咱餐桌上便擺著幾只。——倘若不強調此幻化器世中奢美、奢華受用，不集體瞎盲、撲拍於世間法中的種種「榮觀」，而是「湛明原點」，瞭解碗的本質只是一個容器，差幾便可，就沒有什麼好偷、好盜的。理解，萬象之中，第一尊貴，最不值得去偷盜、換取的，唯是心性的品質。
- 其次，「絕巧棄智」也說明了人性內面更深沉、複雜的機制，在於唯有自恃自我的聰明機巧、點智點慧的人，才可能成為各種形式的盜賊。意即，投機取巧，慣以為聰利機敏，即使於修法中也是一樣，一開始，便希望才修一年，便可超越用功十年、廿年的；才發足行走一公里，便認為可以迅捷「頓超」已跋涉兩萬、三萬里的；用十分之一的心態與努力便可超勝用整個生命頂戴的……——這不就是「偷心不死」嗎？不是太恃一己的機巧、聰智，則不可能有如此凌踐、嬌慢的態度。由是，巧智太過，便易於升起偷心。

——「盜賊無有」，大凡作賊的，總是自認為靈巧聰智，能使用林林總總的幻術與技倆，能遮蔽、欺弄他家眼目、不被發覺。如是，於各個領域、皆含藏各種程度的盜賊，以及各類形式的小偷。偷盜別人的土地，偷盜別人的創意、研發、成果、思考、情感……人類依自身的機巧點智，偷著色色類類的人、事、物——即若一個作家、藝術家也可能「偷」，不是嗎？偷他人的原創、技法、智藝，或甚且便偷老莊的境界、佛家的名言文句……串入自身的作品中，而根本從未試圖挨近、抵達此境界，只是「猶矜其貴言」，標榜自我的高勝——當然，修不完備是另一回事，但至少，必須盡心去修啊，但若一無修法的意願，只是竊法、盜法，援引大量老莊、禪教，以便賣弄、填裝、欺惑眾生，而冒充宗師或善知識，

豈不是賊？

——換句話說，會「偷心不死」，根柢原因，仍來自於自認巧智，不肯樸素、篤實地重重踩踏，作苦工夫和笨工夫。由是，既不作基礎工，也懶怠蹲馬步，總認為依一己的聰巧，而喜歡抄捷徑、迅捷，方便、快速地抵達，這便是賊的行為了！永認為自身能如泡棉般，吸一滴，便可盡納、超勝他人十年工——這樣的機巧，自然，於本體道性有重巨的殺傷力。相反地，倘一人自認駑鈍，往往是「人一能之，己百之；人十能之，己千之」，須滿足較之於他人更超勝十倍的苦工與努力才能克勝與抵達，那必也只能埋頭、實處苦幹，便較易息去偷心。準此，巧智的確是形形色色、千姿萬態的各種賊的「心源」。泯絕巧智，自然息去偷心與盜心，只能老實務本地作將去！

要修行，此也真是頭上一把刀。

### ◎此三者以為文不足，故令有所屬：見素抱樸，少思寡欲。

——摒絕、破除此三者（「絕聖棄智」、「絕仁棄義」、「絕巧棄智」）則文采、文飾將有所不足，將失卻其璨麗與優美，唯因「聖智」和「智巧」所規範、創製的禮樂典章、風儀法式、文化文物……確有其莊雅和人、獨樹獨麗的面相（比如「八佾舞」典穆的風姿和鐘、樂），一只木盃，若不經智巧金雕、銀雕，鑿刻彩繪，成為名器、禮器，便只依前僅是一只鈍鈍、拙拙的木盃罷了，談不上什麼風雅、風情。老子清楚凝視到，刪卻此三者的確將帶來某種裝飾性、文化文明、魅人熠彩的損失，卻認為「兩害取其輕」：與其迷失於華采華飾，不如刪卻，回歸生命所該繫屬的樸素之道——那個足使身心，使萬物各類都能安頓的本源，那個天性和天然！「令有所屬」，即回歸我們原有的、該屬於的地方——也即生命的大道、本體。

——《楞嚴經》道：

明還日月，暗還虛空；

不汝還者，非汝而誰？

- 意即，將光明還歸給日月（日月的本體即為明性）；將黑暗還給虛空（虛空乃因日、月的照明而燦亮，若無日、月、虛空本暗）——一切萬象均已回歸本體，不回歸的，除你，更有誰呢？——只有我們尚不肯回歸自性而已。
- 因此，剝卻，正是為了要「還」，正是要「令有所屬」：回歸生命本懷、本體。方法就是「見素抱樸」。
- 「見素」，素，就是「白」，就是未染色的白色生絹，也即禪宗所指的「但莫染污」的狀態。不染污，即自性清淨（懷讓禪師道「修證即不無，染污即不得」，六祖則回答「即此不染污，諸佛所護念」，指的即同一本元清淨）。「見素」，即「見性」義，必須見自本源清淨，本自空寂，本無染污的天性。
- 「抱樸」，樸，即未雕飾、加工的木材。與「素」一般，都指「本真」。抱，指抱持、守護，也即宗門「保任」之義。
- 「見素抱樸」，意即「徹見一己本真，且保護、持任一己本真」，它所指涉的，不止是「見道」，更要求「站得住」、「守得住」、「行得住」，不讓自身有偏移、打失、滑落的機會。此四字已涵蓋道一生的目標和工夫了。
- 「抱」字用得好！直須如母雞孵蛋，工夫作得絲絲密密、持之不散。
- 初機修行，最起碼也該知道，去刪卻外在無用的華采、填飾，回歸樸素、真誠、單純、簡明的生活肌里和生命對待。
- 一株松樹，如果纏掛著大量繁花、綴飾，無論她們究底何其曼妙美麗，均可遮蔽、膺礙了松的本質，必須割截，始現本體清堅獨立。
- 佛法無多子，道法亦無多子。仔細檢點，便將發現，這種回歸「本然面目」的呼聲，佛、道是一致的。兩者之間相隔僅是微而又微的之於此「本來面目」認證隔距。（老子將「冥諦」，八識最末的精明，此「惚恍」，視為「本來面目」，禪宗則即連「八識」，連「一圓相」也徹底透破、掃盪，才算是「本來面目」。）
- 「少思，寡欲」，則是日常回歸、止靜的法則。老子謂「不見可欲，使民心不亂」，六祖即謂「外若著相，內心即亂」，慾望越多、外境的染

著越大，則思惟越亂，內在愈是迷走、感動、震盪的厲害：纏擾、盤桓、計慮的，也便只是如何抵達這個欲望。由是，回復純淨、質樸的方法，唯是減少妄念；減少妄念的方法，即是降低、刪削欲求。無此欲求，自也無此念頭、激流。欲望刪除得愈多，雜質、湍流愈少，水，自然是純淨、平靜的。人的思慮總是隨欲望帶動的，無論是精神、物質的欲望皆然。故「寡欲」則自然「少思」，能減少心頭湍流的洄瀾、激擾。

——「少思，寡欲」即「止觀之道」，思緒、思慮串流不止，即如水面有無盡的泡沫、磯流、波濤，則不可能呈現照見河岸、河底的風景。因之，念頭、思想多而雜，勢必失卻心湖靜明，也勢必無法「見素抱樸」：難能安住本然初心。而只要心不動，即如靜止的湖泊般，本便有燭照萬象的大智。如是，「少思寡欲」仍是澄心之道，目的即是「復性」，想見素抱樸、回歸本然心性，具體可循的途徑，即是先檢視、裁割自我的欲望和念頭。

須知，人類的色色欲念即如重重繩索束綁住身心與思慮，每刪除一個欲望，即如砍斷一條繩索，能增一分解脫與自由。

——「見素抱樸，少思寡欲」乃為老子的「復性」之要，也是通向解脫的法則。

[〈憨山註〉謂「世人不知樸素渾全之道，故逐於外物，故多思多欲。今既去華取實，故令世人心志，有所係屬樸素之道。若人人果能見素抱樸，則自然少思寡欲。」]

★除卻「反智」、「反儒」的糾葛，長久以來知識人之於老子尚有不斷的質疑，即「關於他所提到的『上古』，真有這樣一種『美好的古代』，美好的原始人、美麗的野蠻人嗎？」、「老莊哲學是不是一種烏托邦式幻嚙？難道一群野蠻人在一起，棄捨文明智巧，不雕不飾、以物易物，便是生命最高的美德嗎？這豈不是一種開倒車、後退的哲學嗎？」……

這是自由心證，自在解讀與誤讀的結果。緣於老莊所提的從不是「美好的原始人、或美麗的野蠻人；越粗糙、越樸陋、越不修不剪，越優美！」，老莊所主張的是「美好的本然初心的人」，倘若生命能匯歸此「道」的

本體，此本初、未污染的狀態，則自然萬物一體、物我平等，能湧生宇宙無限的大美與大智。他務實地理解上層、上階地領導、催化效應，認為倘然政治領導和知識精英……能率先回歸，率先有「道」，依此所導正、啟蒙出來的文化策略、社會體制、生命態度和風向……自然能趨向更優美、和諧，更簡淨、安頓的模式。他所要帶動的，是「回歸本體、本心」的新生命運動，是比儒家更向前、更到底的「復性」論。